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五四號

據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編輯影印

河北省

雄縣鄉土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雄縣鄉土志

定價：新台幣一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覆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 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會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雄縣鄉土志叙

鄉土志者爲鄉土歷史輿地格致各種科學之濫觴實卽邑乘之別派未有邑乘闕如而鄉土志可臻詳核者也況人類氏族宗教實業商務各門尤爲向者邑乘之所略必欲一一盡求其詳實完美此尤非咄嗟可以取辦者矣攷雄縣志託始於明嘉靖間教諭王公齊再修於康熙九年知縣姚公文燮三修於康熙十六年知縣來公淑洙四修於康熙三十年邑人馬之驕王志今久佚姚志僅存亦磨滅不可卒讀來志馬志均未付梓迄今來志無存馬志亦闕其二卷二百餘年久失修輯老成凋謝文獻無徵欲強起而續之豈不難哉是以近十年來私心竊計嘗欲博採旁搜補苴完繕然每因難而輟迄未成書今歲夏六月直隸學務處檄各府州縣修鄉土志並頒例目徵博學能文之士按日攷查依例采錄限年成書以爲各小學堂教科書之原料邑侯蔡穆如先生因以斯役見委伏思繼往開來吾黨之責當仁不讓古有名言迹雖鄰於僭妄然不可謂非吾人應盡之義務也受任以來頗形竭蹶每日自學堂課程六時外以

餘時修志、其見於通志府志姚志馬志者、輒手錄之、其不載者、則進闔邑父老子弟而咨詢之、時而摩挲乎殘碑斷碣、時而歷覽乎族乘宗祠、長吉錦囊、隨時傾倒、梁公藥籠、並蓄兼收、凡六閱月、而十五例目、始克粗具模型、噫、以藐焉中處之身、勉竭數月之心思才力、而欲貫穿二百年之時代、牢籠一邑之事實、凡闡沒而弗彰者、俾一一發揮而光大之、此亦不量其力之不勝、而忘其不精不詳之誚矣、雖然、畏其難而有待焉、將後有作者、安知不益病其難、而並病我今日之畏難苟安、而忍而與之終古耶、故夫今志之作、非作也、正留以待於後之作者、起而補其闕、拾其遺、終有以成其志也、是非徒私心之所厚望、實吾鄉少年所共奉、以爲多識蓄之資、且因愛鄉土而養成愛國心者、吾安得且暮而遇之哉、時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劉崇本撰、

鑒定者 花翎五品銜署雄縣知縣浙江蔡濟清

編輯者 雄縣高等小學堂教員學部主事劉崇本

採訪者 高等小學堂董事增生郭乃文

膽錄者 高等小學堂司事童生王俊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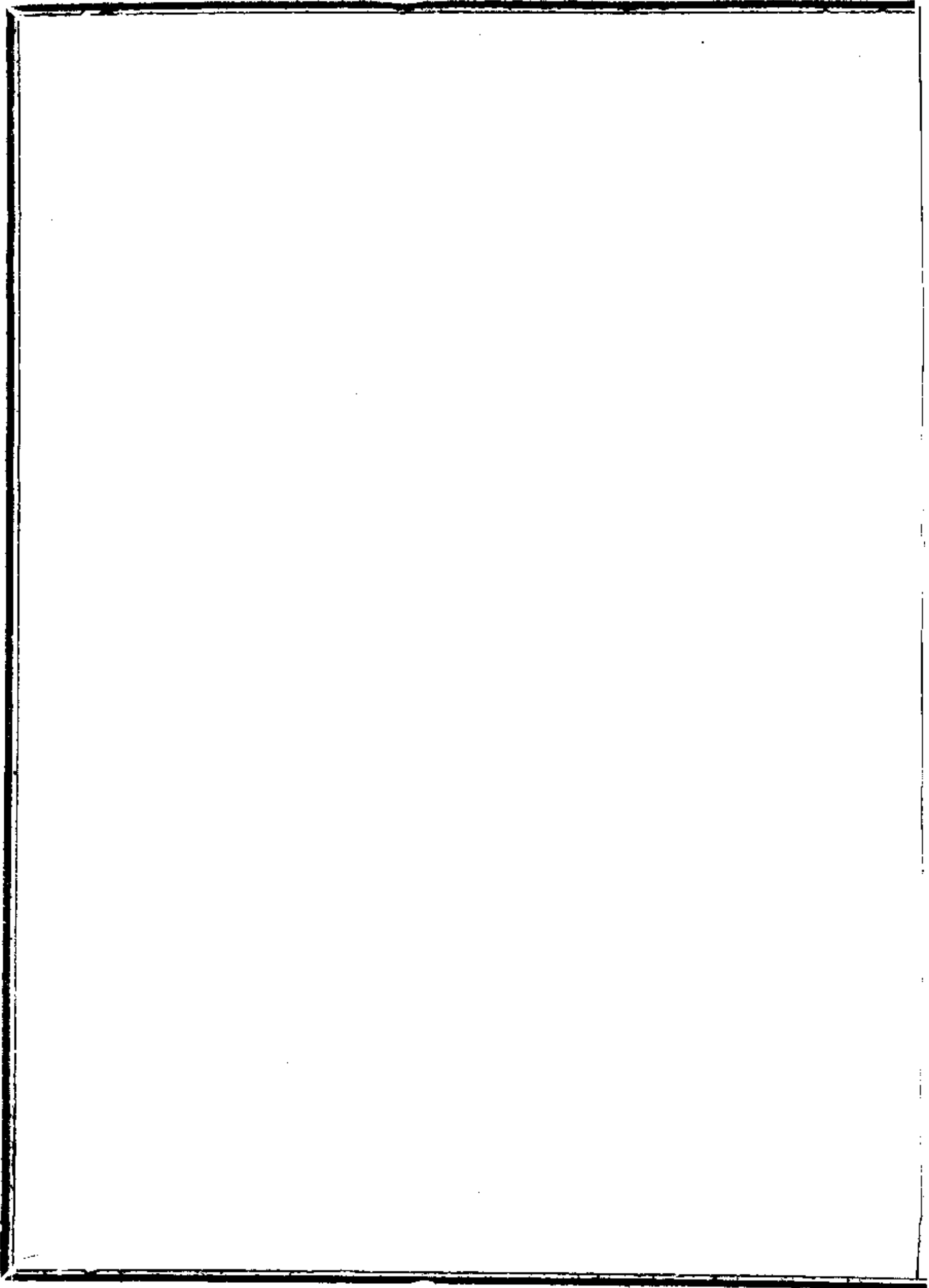
採訪兼膽錄者高等小學堂肄業生

採訪兼繪圖者高等小學堂肄業生楊玉琳

劉	王	張	楊	李	田	楊	張	呂	陳	董	韓
一	炳	篤	蔭	萬	寶	漢	佩	樹	樹	紀	樹
枝	南	純	清	選	硯	文	卿	勤	棟	雲	榮

王	蘇	張	孟	孟	李	楊	胡	鄧	張	劉	時
炳	維	國	啟	啟	豫	述	連	鍾	鳳	崇	得
圖	諤	楹	湘	沅	樟	文	彙	群	暈	經	霖

劉	仇	高	馬	董	文	劉	張	仇	仇	王	劉
儒	旺	景	春	振	玉	灑	景	金	注	國	書
坊	博	湘	元	英	璋	宗	涵	山	洛	楨	芳



雄縣鄉土志歷史第一

雄縣明太祖洪武七年置。隸保定府。周以前或屬冀州。或屬幽并。時縣境固無本名字也。姑名之曰州屬時代。自周封召公於燕。後徙都易。而易實卽雄縣最古之名。自後公孫瓚稱易京。晉改易城縣。至北魏仍復故名曰易縣。是可統名爲易縣時代。自高齊省易入莫。以迄於隋。而易之名遂終廢。是可名之曰入莫時代。唐置歸義縣。經五代而入契丹。皆仍之。是曰歸義時代。後周世宗置雄州。而雄之名始著。厥後或賜名郡。或置軍節度。歷宋與元。而新城容城且時隸焉。此時代間。雄之版圖最廣。是曰雄州時代。自明降州爲縣。而雄縣之名遂沿至於今。此則可統稱爲旣置雄縣以後之時代也。茲斷代爲章。凡六。揭之如左。

州屬時代

唐堯八十載。禹治水功成。作禹貢。定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縣境屬冀州。蓋古者中國之地。但分九州。禹亦因其舊耳。

虞舜攝位之十載。肇十有二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縣境屬之。北道刊誤志謂屬幽州。以未詳考其疆界位置耳。夏併九州。縣境仍屬冀州。

商代縣境屬幽州。考爾雅釋地。云燕曰幽州。注自易水至北狄。是幽州南界易水也。而雄古稱易易。是在易水北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職方並皆不同。疑是殷制。或可信也。

周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又曰乃辨九州之國。正北曰并州。其川虜池。嚙夷。其浸溱易。考虜池卽溱沱河。嚙夷卽唐河。溱有二源。卽巨馬河。易有三源。皆出易州。溱沱河舊逕縣境之茅兒灣。合以上諸水由天津入海。則縣境之屬并州無疑。其曰正北者。以在冀州之北也。

易縣時代

周武王克商之年。封召公奭於北燕。後徙都易。易卽雄縣。最初肇錫之名。秦始皇帝并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易縣屬上谷郡。

漢高帝十二年。改上谷郡爲燕國。分置涿郡。以易縣改屬涿。文帝元年。以易縣改屬河間國。東漢仍之。

東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孫瓚築城據之。號易京城。

晉改易縣爲易城縣。屬涿郡。東晉仍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二年。後燕李朗以涿郡屬魏。魏復故名曰易縣。改屬高陽郡。

入莫時代

北齊天保七年。省易縣入莫縣。易縣之名自此遂廢。

隋文帝開皇元年。改郡爲州。莫縣仍屬涿州。

煬帝大業二年。改州爲郡。以莫縣屬河間郡。

歸義時代

唐高祖武德五年。改置歸義縣。屬幽州。尋置北義州於容城。以縣屬焉。太宗貞觀五年。省入河北道。八年。復置歸義縣。屬幽州。

大歷四年。歸義縣改屬涿州。

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賂契丹。歸義沒入遼。屬涿州。

雄州時代

周世宗顯德六年。自將伐遼。取瓦橋關。置雄州。而雄之名自此始。並割容城來屬。尋復別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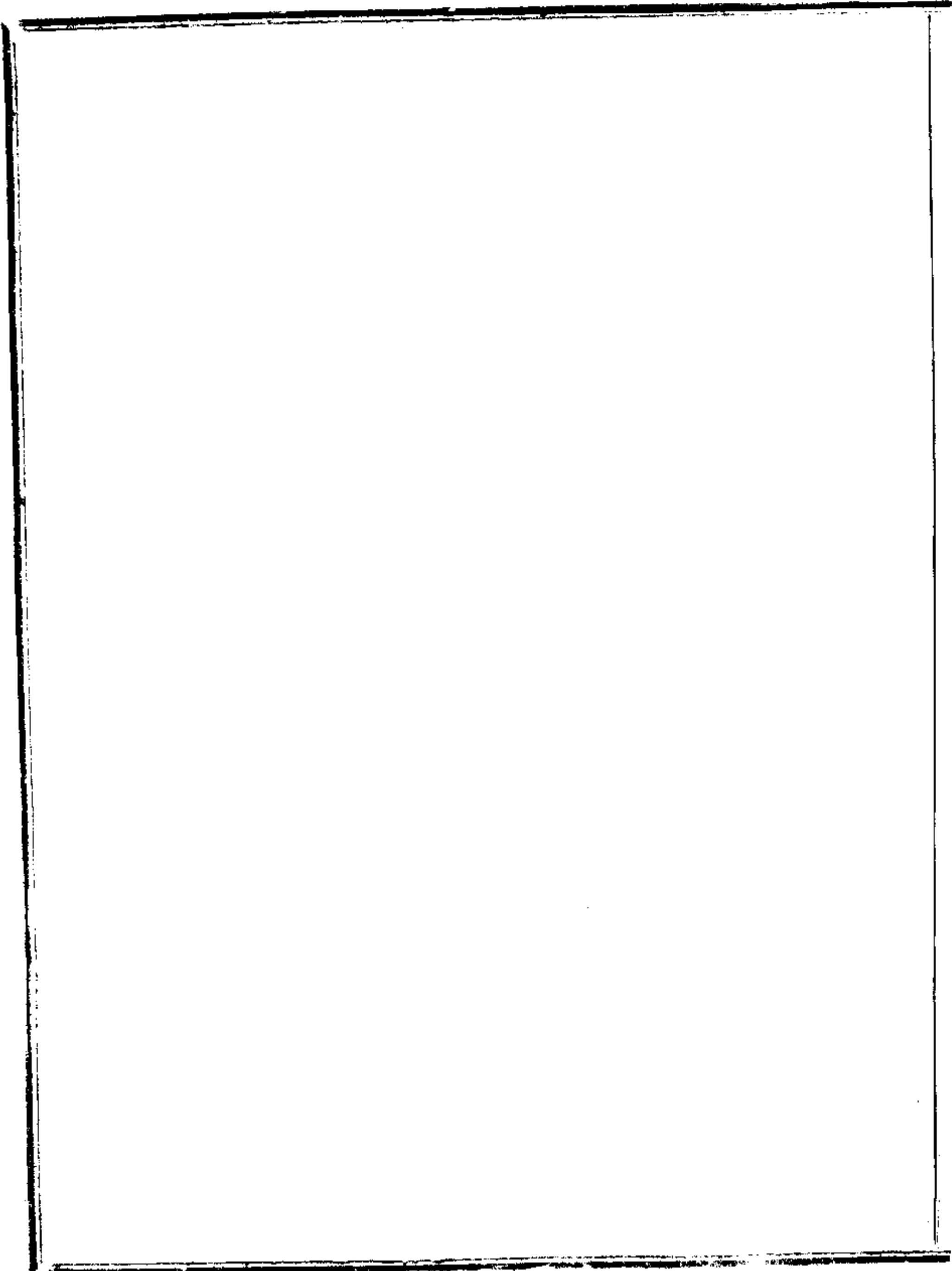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以雄州新鎮。復置平戎軍。改歸義曰歸信縣。並以容城來屬。

徽宗政和三年。雄州賜名易易郡。於歸信置廣信軍。屬河北東路。金天會七年。置永定軍於雄州。屬河北東路。貞元二年。改屬中都路。

元世祖至元元年。雄州及永定軍俱廢。二十一年復置雄州。屬大都路總管府。治歸信縣。並以新城容城來屬。二十三年以雄州隸保定路。此雄屬保定之始。既置雄縣以後之時代

明太祖洪武元年。省歸信縣入雄州。七年改州爲縣。屬保定府。而新城以六年。容城以十四年。亦先後改屬保定府。

國朝順治元年。定鼎北京。悉如明制。



雄縣鄉土志政績錄第二

凡官本境有惠政者均記之。其非官本境而有德於本境者。如宋張希一王漢之等。問錄一二。以明受賜到今之義。至如明楊松陳復初等。雖不官本境。而死事於本境。亦節錄之。以彰忠藎。例目約分三大端。曰興利。曰去害。曰聽訟。茲不分類。特依年代先後。編次如左。

五代

王晏球後唐賜名李紹虔。同光四年。與段凝房知溫守瓦橋。有機略。善撫御士卒。後爲招討使。大敗契丹兵。橫刀棄甲。六十餘里。中國之威大振。自晏球始。餘見新五代史。

宋

侯仁矩平遙人。宋初爲雄州刺史。治軍多方略。歷仕數郡。咸有善政。曹翰大名人。太平興國五年。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鄭。以通漕運。議築隄以捍之。